



灣普見的陋習，盲目地逢節便拜，殺豬宰羊，燒金紙，拋跌筭。至其對象不分神佛，有何意義更不知道。所以我的兒童時代，也無所謂受了甚麼宗教信仰的熏陶。

記得我在國校時，日人柏木校長發令三年級以上的學生背誦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」，每天全校一班朝會「時間，經要齊聲朗誦一次。他說在日本內地寺院很多，他們時常去禮拜，若到寺院不能誦一句經，是很恥辱的事。這是我與佛經接觸的頭一次。但當時只會念而不知解其意。在童心裡當然不發生甚麼作用。但在高等小學的國語讀本中讀過「蜘蛛之絲」一課，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雖隔今已有十年許，但同學們十中之九還能記憶。且多能道出其大意來。亦可見這篇短短「童話」的影響力了。這故事是說世尊借一根蜘蛛絲要救出一念之善的罪人隸陀多於地獄，奈何隸陀多心量狹窄，不肯讓同伴攀登其後上

談談我學佛的動機和感想

禮 讚

來，一念之惡又使蜘蛛絲由他手中斷去，一同墜墜血池。(詳見本刊第十二期，蜘蛛絲與隸陀多一文)由這篇故事，幼稚的心中，已約略理會了佛教的「慈悲」，知道世尊救度衆生之心切和其大智大能，又知道除了這個世界外，尚有令人憧憬神往的樂國和恐怖痛苦的地獄。該文原作者就是以著「羅生門」開名的芥川龍之助。但可惜其後我就再沒有看到第二篇佛教故事或教義的淺說，因此播下的種子，也沒有萌芽成長起來。

我過去對宗教會持有一個牢不可破的成見，認為任何宗教若不得先革新其信徒的為人，便不值得去研究它，信仰它，若偶爾見到一個宗教徒，其生活比不信宗教的人更壞時，便傲然瞧他不起。連宗教本身也不值一信了。所以我在中學六年間不曾跨進過教會，雖然我故鄉的老家，隔一條街路，與一所基督教堂相對立着。

自從進入大學在工院念書時，我住在臺南市開山路。偶爾與一個十四歲的年輕基督徒相識。相接近久使我驚異，因為他的生活完全宗教化，思想也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而且傳教不遺餘力。的確宗教能革新人的生活，風氣，我才覺得有某種力量在宗教本身內閃躍着，于是我拋棄了向持的成見，發生研究宗教的興趣。該時起便走向教會去。在教會的印象，說起來話長。簡單說，信徒很重信仰，主觀相當重，

學工程的我起初很感不習慣。也有和我國民族習慣抵觸的，聖經內句子，雖能令人共鳴的地方也不少，但仍有處處能自圓其說的論調。也有處處違反科學的事實的，雖知道是傳教者的強辯，但久向久之便漸流合他們的主觀。以為這是神的宗教，不能以有限的人智去測量萬能之神的意圖；認為信宗教總比不信好，便糊糊塗塗人云亦云地附和下去，因此漸漸偏執主觀，自負是個護教積極的信徒，時時向人家闡釋教理，也見機引導朋友到教會聽佈道。

有一個禮拜天的晚上，我勸顏君同上教會聽佈道。他是我十幾年來的第一個好朋友。歸途上試問他的感想。他說：「以後無論你如何勸，我也不再跟你來，難道你聽了，不憤慨其論調麼？又要強迫人信，這種不圓滿的教理，你聽得下去才怪哩！我與蓮座有緣，若要信宗教，一定要信佛教！」雖我也覺得傳教師講話時常有過火的地方。但當時我仍以為他少聽多怪，毫不介意。我問他他要信佛教，佛教裡面講些甚麼東西？有否看過佛教書籍？他說不知道也未嘗看過。經過這十次後，我纔知道佛教的內容，究竟佛教是否如在基督教徒實際那麼淺俗而迷信？雖然傳教師不許教友閱讀其他任何宗教書籍，但以學問而學問，何必縛於一門之見？禁人不看門外書可不足顯自己理短麼？我因為不甘居在那些「鐵幕

意識」的圈套裏，不理甚麼被魔鬼迷惑去了等的騙人話，自己認為倘要別的宗教不比基督教好，我當然信心堅固不移的。但可惜找不到佛教書籍。說起來很凌巧，有一天進入母院大圖書館裡，想看看雜誌以消磨中午的休閒時間，無意中從許多種雜誌裡發現了「菩提樹」和「人生」。顧名思義，我以為是哲學雜誌，翻一翻方知原來是佛教月刊。我先將「菩提樹」中的白話部分看完，以後再細讀意味。其後每月介紹顏君一同閱讀。

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；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！」地藏菩薩的這一大悲願，驚動了我的心底。哎！真是驚天動地的大力量！我已往很敬佩基督教的積傳教「救靈魂」的觀念和作風，但是基督徒却是為了要看上帝，要給上帝看見，能把自己的名字記錄在天上名冊，上天國當末日來臨時能掌握審判的大權來審判別人，聖經從頭到尾看不到有人說過入地獄救拔衆生之苦。這並不是要給如來佛看，而是完全出乎慈悲心之發露，這使我驚異！使我敬佩得五體投地。因為這種話絕非不經過百般修練的人，所能輕易地吐露出來的。

「念與平等相應，即是佛；一念與自利利他相應，即是菩薩；一念與十善相應，即是生人天；一念與十惡相應，即是墜三惡途；當起一念善時，將其擴充開去；起一念惡時，將其從速制止下去；久而久之，善念日長，惡念日消，自成爲天地間一完人矣！」(斌宗法師語)句句印入我的肺腑。「明心見性」是佛教

獨到的工夫。也是最具體最精細最根本的修行法。這使外道望塵莫及！「行善不能得救」是何等的偏見啊！唯滿口的「主啊！」不降伏自心，不淨其意，永遠善念不長，惡念不消，能上天國？聖經雖亦叫人離去貪、欺、傲、恨、淫等諸邪念，將它同釘十字架上。但可惜只開口說，不見降伏邪念的具體方法的教示。這使平常覺得以仗信得救為號召的基督徒身上感到了缺乏。如××法師在赤巖庵樂臺的演講內有一句：「念佛若是迷信，喊聖母瑪利亞當做何種解釋？」引起一位匿名的基督徒來了一封信，揚言要用手槍打死他。這使我們對他們，更感到空虛，寒心！

後來我又看到尤智表居士的名著「一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」，三讀之下，令我敬佩異常，連夢也沒夢想到佛學有這樣精彩的科學思想系統。他逐步拿出一切物質的假中三觀「色即真空，空即是色」；「因緣和合論與因果律」；「三自性」……等等，引例發揚的新鮮適切真屬罕見。所惜的，不見尤居士的第二部第三部的研究報告。我省思，懷疑聖經裡面究竟有多少堪與它匹敵的科學思想。神創一切說正面臨現代生物演化論（不是達爾文的演化論）的威脅之下，救贖的真理也日趨于渺茫；由此點看，佛學思想隨科學的昌明，大增光輝，難怪過去埋沒于神權下的科學先進國的歐美人士，能透視於此，正奔命於佛學的研究。然而佛學在古老的我國，何等衰微反被指為迷信，甚至被指為中國文化十厄之一？對佛教育有認識的人，誰能不一佛教叫枉屈？誰能不為佛教出力？我意想及此，結束了向來的醜牆

風度，決心跨進佛門，開始積極學習佛學，同時介紹朋友研讀互相討論，直到現在。做人愧根幾鈍，工夫又淺，學習遲遲不進，對先進大德的長篇大論心得，依舊消化不了。但我相信持着恒心，必漸漸能了解，漸漸能會意其境。盼望先進大德多多賜教指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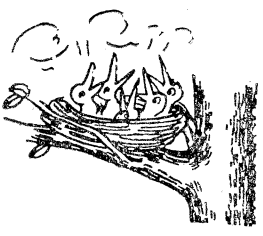
我最後虛心向我國知識分子進一言，「佛」不是「神」，「神」

也決不是「佛」。希望已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以及未信仰宗教的人，千萬不要戴着具有神色的眼鏡來看佛教。否則神佛混合一談，看不出佛教的眞面目。猶如民主精神不能帶着封建思想來批評一樣。佛學是愛好宗教，愛好學問的人，不可不學習的部門，它能給與人，心與心，心與物，物與物間的正確觀念，它能深入您的思想開您的心眼。學一

分有一分之益，學二分有二分之益，又希望現代科學家們，捨去門戶之見，完全在客觀立場上，胸無成見的來研究佛法。佛法既無神秘的現象，更沒有強迫的信條與欺騙的手段，一切公開！任人研究，絕對自由。這是其他任何宗教所不能與佛教比較的，還有一點，我們學佛，必須依法不依人，如此方能步步長進，不致中輟，不致步上歧路。

——寫於臺微公司——

好 射 手



曾經有過一個小傢伙，對於擲石塊，用彈弓，射箭或者放氣槍那件件精通，為了嗜好射獵，所以他整天在外面伺機捕射每一個他能接近的動物，甚至於在吃飯的時候，他也會想到怎樣命中壁上的掛鐘，桌子邊的貓，或者有機會看到的任何東西。

他的家傍樹上有一個精緻的鳥窠，住着一隻母鳥和五個雛兒，飼哺這樣多幼兒，迫得她必須拚命地找尋食料，從黎明到黃昏，各處飛翔，越過田野，森林，道路，尋些蠕蟲，蒼蠅和果實，她知道這一類食物是有益於雛兒們的。

這五隻小東西，食量也真大得驚人，她每天帶回來的食物幾乎把窠都堆滿了，但她們吃完了以後還叫着要呢！

雖則找尋食料，飼哺雛兒是一項吃力的工作，她却以為是一樁樂事。

事，每天她總帶着愉快的啾啾飛出去，啣着一些食物回窠來，她不等小寶貝們嚷着要——尤其年紀最小的，體格最弱的，叫嚷聲音最低的，慈愛心腸的媽媽啊，總優先餵哺牠們。

一天，她啣着昆蟲，在還沒有飛回窠裡去的時候，停在這位「神槍手」家的牆上，略事休息，這個小傢伙看到她，自然，又償給她一顆彈子，她跌落牆外，未被發現她究竟掉到那裡去了。

她受傷很重，但還敲着翅膀，跛着脚，懷着極大的痛苦掙扎着到了那顆結實的樹下，但她無法飛上窠去，因為翅膀已經被擊破了。

經過她呼喚一陣之後，雛兒們飢腸轆轆，也都高聲地回嚷着，然而她已經無法回去照顧牠們了，甚至於她已無力告訴幼兒們她為什麼不能回去的原因。

她一再掙扎着想攀登上窠，只有一隻翅膀還能運動，使得她歪着身子，在地下亂轉，朋友，請你想

約瑟夫·考克蘭著
張興中譯

想看：假如這時這位「神槍手」看到她垂死的掙扎，將會作何感想？可憐的母鳥已經不能動彈了，當她發出痛苦的呻吟時，她的雛兒們爭相應答，當幼兒們呼嘯時，她力竭聲嘶地勉強呼應着，但她的口齒逐漸模糊了，聲音逐漸微弱了！當天色慢慢黑下來的時候，雛兒們已經聽不到媽媽的呼喚而她們還隱約能聽到牠們的叫嚷！

晚上母鳥死了，次日，雛兒們整天昏睡着——當飢餓纏綿着牠們的時候——而醒過來時却又開始呼喚着媽媽，直到精疲力竭，才又墜入昏眠狀態中。

次日晚間，天氣酷冷，而牠們又失去了媽媽的羽翼，在黎明之前，這群孤兒們逐一與世長辭了！

這個小傢伙一彈射殺了六隻鳥，母鳥和五隻雛兒。

朋友，假如你知道這一位「好射手」，請把這個故事講給他聽，你想：他喜歡聽嗎？

——原載世界版高中英語第一冊——